

香涅兒的世界

CHANEL

and her world



香淫兒的世界

原 著／Edmonde Charles-Roux

編 譯／芙蓉坊叢書編輯委員會

總 編 輯／林俊堯

發 行 人／林俊堯

發 行 所／芙蓉坊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

地 址／台北市10414長春路137巷3號

電 話／(02)542-1111+

F A X ／ 886-2-521-0088

MODEM ／ 886-2-541-4088

TELEX ／ 14088 Phoebes

初 版／中華民國77年8月19日

郵政劃撥／01845618 芙蓉坊股份有限公司帳戶

售 價／新台幣 480 元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172號

中文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台灣《芙蓉坊》主編

林俊堯先生贈書

九〇年五月十一日來訪

香涅兒的世界

CHANEL

and her world

Edmonde Charles-Roux 原著

芙蓉坊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譯

芙蓉坊

出版序

「香涅兒的世界」是芙蓉坊系列叢書中的第三本，也是第一本人物傳記。

屈指算來「香涅兒的世界」距芙蓉坊前兩本書「一千種衣領衣袖全集」和「艾曼紐禮服設計專集」的出版已甚久。在這段不算短的時間內之所以只準備完成這一本人物傳記，乃是基於芙蓉坊所抱持一貫重質不重量、求精不求多的宗旨，堅持「凡芙蓉坊出版品都是最好的」之原則。

在多年的蛰伏期中，芙蓉坊不敢或忘肩負的文化使命。繼「香涅兒的世界」之後，芙蓉坊會更積極地出版一系列的好書，如「保守的時裝風格」和「塑造你的職業形象」等，都將陸續出書。

當初之所以有出版人物傳記的想法，實在是有鑑於國內出版界對人物傳記出版的不足，尤其是對服裝界人物方面，幾乎可以說是一本都沒有。

其實，從人物傳記中最可以鑑往知來，最能引起讀者共鳴；人物傳記也是最具有激勵效果的出版品。因此才興起挑選適當、對服裝界深具影響力的人物，為其出版傳記，為的就是多少能對國內服裝界有所幫助，及對國內產生一些刺激作用。

一般人物傳記最令人詬病的便是過份歌功頌德，或失之於枯燥乏味。而當初選擇「香涅兒的世界」這本書來作為芙蓉坊第一本人物傳記，便是著眼於：

- 一、本書對蓋柏瑞拉·香涅兒(Gabrielle Chanel)的一生有極其詳實、完整的敘述，立論中肯，而不是一味地標榜。
- 二、香涅兒的一生極富傳奇性，奮鬥的歷程充滿艱辛，相信讀者閱讀這本書時會像看童話故事般有趣。同時也可以順便探討一個戴硬草帽的鄉下孤女，是如何力爭上游成為香涅兒王國中的女皇。
- 三、除此之外，香涅兒在二十世紀初、中期和藝文界人士的密切交往與合作，使讀者也可以在本書中一觀諸如名作家考克多(Cocteau)、大畫家畢卡索(Picasso)等大師之風貌。

事實上，香涅兒除了對服裝界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外，她更喚醒了婦女追求自然、健康美的意識，可說是為後世婦女的種種解放奠下了穩固的基業。她曾經向她的好友保羅·莫罕（Paul Morand）透露：「我並非是為了創造我喜歡的風潮才投身於此一行業，而是為了讓我討厭的無法流行」。而她所最不能忍受的便是束縛女性的種種枷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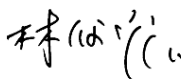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，在1916年，她把束縛婦女已久的胸衣一剪兩半，更大膽地把裙子的高度提到膝蓋以上。她還率先蓄短髮，像男人一樣地穿長褲，呼籲婦女從萎靡不振的沙龍裡、陰暗的陽傘下走出來，迎向陽光，享受人生中自由自在、自然健康的生活。

凡此種種，現在看起來再自然不過的事，在約七十年前的當時，真可說是「驚世駭俗」。因此，我們絕對可以說她是使婦女解放的先驅者，有了她的召喚，婦女們才因此覺醒，而從中得到行動上的自由及心靈上的解放。

也許是中外國情不同的緣故，香涅兒的所作所為不見得能令國內讀者苟同，但我們出版此書的目的，並非在於討論她領先時代的思維或開放的行為，而著重在她奮發向上、努力不懈的精神。

在您沉醉於香涅兒五號香水的神秘氣息中時，不要忘了伯瓦黑（Poiret）的話：「是COCO創造了神秘的奢侈性」，而神秘感不正是所有婦女所夢寐以求的嗎？

發行人



1988年8月6日

緒言

香涅兒彷彿與我們處於同一時代，實際上她來自另一個世紀，誕生於 1883 年。那一年，美國總統亞瑟（Chester Alan Arthur）策劃一項巧奪天工的大工程——布魯克林大橋（Brooklyn Bridge）；在莫斯科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與他的皇后正式登基，兩人打扮得十分隆重，皇后身上的銀袍重達 32 公斤；在巴黎，傳來法軍已經佔領北越河內的消息，在柏林，由俾斯麥簽署的復仇狀，宣稱法國是瘋人國；在倫敦，維多利亞女王的臣民私下議論著女王是否愛上她的男僕？因為受到侍從約翰·布朗（John Brown）死訊的打擊，這位上了年紀的女王竟取消所有晉見。

然而，沒有一份報紙記下這樁事實，法國鄉下一家醫院裡，一對貧窮的未婚夫婦生下他們的第二個孩子。父親是塞文山（Cévennes）來的雜貨叫販，母親是奧汾尼山養牲畜的農家女，新生的女嬰叫蓋柏瑞拉。香涅兒（Gabrielle Chanel），她將是一位擅長於領導、統治的人。

為什麼香涅兒小姐完全無視於服裝界的流言中傷，到臨終時，仍然竭力掩飾個人的身世？如果香涅兒的話不假，她的父親是個詭異的男人，生下一群孩子卻無力照顧，揮霍無度，最後神秘失蹤，但他如何維生呢？對這個問題香涅兒從未答覆，因此我們永遠無法明白為何香涅兒對她的家庭絕口不提——她的兄弟與母親太早過世，留下幼小的蓋柏瑞拉由鄉下的孤兒院照顧。

香涅兒的故事頗為傳奇，她甚至未經歷當代婦女的人生過程——結婚生子。母親逝世後那個禮拜，父親就拋下她，蓋柏瑞拉的童年倍嘗修道院生活的清苦、嚴厲、孤獨，和心靈的煩悶。

煩惱就從那時開始。

當時，由救濟院修女撫養長大的窮女孩能有什麼希望呢？尚值青春期，蓋柏瑞拉便冒險在當地做店員。這本是她必須抗拒、逃避的。已經 18 歲了，她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想，年輕的香涅兒開始在謀林當雇員，店主專門出售嬰兒用品、亞麻製品、及小雜貨。

在往後幾年，又經過無數的錯誤。包括搬到維琪，夢想成為舞臺演員，她試著唱歌和跳舞。

香涅兒 25 歲時遇到一位高級的中產階級後裔耶田·巴爾桑（Étienne Balsan），是一位養馬的紳士，熱衷於騎術，他要求香涅兒與他同居，香涅兒同意了，與他住在巴黎附近。於是她開始享受迷人的城堡生活，並領受高級娼妓角色的祕辛：她繼著名的娼妓艾咪莉安·阿蘭松（Émilienne d'Alençon）之後，成為堡主的正式情婦。

蓋柏瑞拉·香涅兒後來讀到她的傳記，一定勃然大怒，才會穿著簡樸的棉質圍裙和木鞋遠走他鄉。1909 年香涅兒再度

回到巴黎時，她已經依自己的品味穿著——與眾不同的——並且擁有充沛的活力，蘊涵獨特的氣質，使見到她的人對她印象深刻。

沈酣地啜飲著生命之泉，香涅兒開始一段奇妙的經歷。她既是女騎士也是迷人的女妖，騎著當時法國最好的馬練習騎術，同時也利用她天生麗質的魅力「淘金」。巴黎、坎內、德維拉（Deauville）到處可見她身旁伴著當時的年輕名人。巴爾桑之後是「Boy」賈柏（Boy Gape），他是個有才氣的英國人，也是她最中意的（可能是唯一的）愛人。但是他只將香涅兒當情婦，不可能與她結婚。

快樂嗎？香涅兒總是強顏歡笑，幾年後她不經意地承認了，這段時間她經常在流淚。她也公開表示，懷有卑微的熱望，渴求得到真實的愛，被肯定，被厚待，並擁有永久的伴侶。但是命運註定，它們永遠無法實現。

1913年夏，香涅兒決定突破情婦的生活和苦境。因此，在Boy賈柏的財政支援下，她定居於德維拉，並開了家時裝店。她打起戰鬥的精神闖入時裝界，以自己的力量另闢天地。

雖然這僅是向過去的荒唐雪恥的手段，不久卻愈戰愈勇，任何阻礙也不會使香涅兒放棄這份執著。戰爭在一年內爆發，大砲的轟炸聲響遍凡荷登市（Verdun），這一切都阻止不了她。香涅兒一旦專心起來，便流露著女企業家的精神。身為藝人和商界名女人，終其餘年，她不停地工作，將個人在服裝方面的審美概念，投注於龐大的顧客群身上。她與當代最偉大的女裝師保羅·普瓦黑（Paul Poiret）打對台，把他的顧客一一帶走，使她們加入她的行列，將帽子的飾毛、長髮、和狹窄笨拙的長裙放棄。

1918年，時值戰後與30年代的戰前階段，香涅兒受到名門貴族的追求。首先是相當英俊，卻破產而流亡國外的俄國大公爵狄米提（Dmitri）；第二位是傳說富有且具權勢的西敏公爵（Westminster）。香涅兒以慣有的手腕，使這些私交有利於事業的發展。與俄國人在一起，她開始享用溫暖的皮外套和類似拜占庭色彩的布料；而透過英國人，她喜愛上英國的斜紋軟呢；用這種蘇格蘭軟呢來搭配婦女的花織上衣與珍珠串，在當時算得上是劃時代的新組合。她也要求英國人重視舒適，以簡便取代奢華。

香涅兒並不拒絕她的名字與這兩位貴族並列，但不能就此說明她與這些男人關係最密切。她內心埋藏痛苦的回憶——那失戀的哀傷。而一旦她決定不該提及那人的名字，就永遠也不會再透露一個字。

另一次戰爭來臨，法國戰敗。隨著長靴聲響起德國人進佔巴黎，香涅兒推出的柔性服裝完全失敗。因此她遣散大批的服裝模特兒，並於次晨關閉「香涅兒之屋」。此舉導致香涅兒備受責難，時裝業者指責她怠職。但如果她在意，她就不會這樣

做。

敵軍佔領的階段，是香涅兒一生最黑暗的時期。雖然她謹慎地與一名德國軍官交往，但立即被傳聞，成為緋聞，戰爭一結束即受到激烈的批評。

恢復和平了，戰前法國的繁榮景象卻不復存在，蓋柏瑞拉·香涅兒比任何人更敏銳地感受到。舊時的百萬富翁那裡去了？以前到巴黎來採購成打服裝的外國婦女又那裡去了？香涅兒不再開業。她自我放逐到瑞士，以默然的心情靜觀周遭。這種休止狀態持續了整整 10 年。

巴黎很快就被人們遺忘。沒有人提及香涅兒，而新的一代僅知其名。至於香涅兒自己，除非很傑出的女裝師再崛起，才能激發她競爭的鬥志。克麗絲汀·狄奧（Christian Dior）正逢頂盛的時期，成為頗佳的對手。1954 年香涅兒計劃擊敗他，視為一項神聖的使命。雖然她未成功，但她閃電般的復出，嚴肅地向狄奧挑戰。香涅兒領悟到這是嶄新而不可限量的成就。於是這位不屈不撓的 71 歲婦人，重拾舊日的創業精神，以無比的衝勁埋首事業，完全不在乎狂熱的獻身所導致的情緒不穩。一旦她發出號令，整棟大樓與數百名員工的生命，彷彿懸盪在她的手指之間，或在她宏亮的聲音裡。

新服裝秀發表之前，不知香涅兒如何度過那些晨昏的。她精力耗盡，除了一杯水外，整天未曾進食，然而依舊十分賣力，因為她的慾望永無止境。她執意追求完美，無法容忍絲毫的馬虎，聽到「小姐」這個字眼，也會使香涅兒滿嘴髒話。她開始自言自語，並與針線、羊毛、布料、複雜的樣式，或者其他她不能容忍的東西奮戰。

在漫長的人生之旅，香涅兒度過多少這樣日子？是否需要走這麼遙遠的路程，才能成為眾人眼中偉大的香涅兒？

香涅兒在服裝界建立了傑出的成就，然而卻無法擁有女人的生活，這對她來說最重要的使她深受孤寂之苦。伴著她的是太多的自立，及無從想像的自由。

有個理論主張，兩性間的平等決定女性的幸福。香涅兒的命運則適與其反。身為業務經理，她的表現與男人無異，甚至超越他們，但私底下她是個脆弱的女人。最糟的是，時裝可以轉移香涅兒全部的生活重心，卻無法滿足她對愛的需求，蓋柏瑞拉·香涅兒在愛情的領域裡只得到幻滅。

在香涅兒猶存一絲氣息時，突然自言自語：「啊！我將為它而死。」聽者為之惻然。畢竟，為了袖孔而死，為了褲帶過高或低些而死，為了某種高貴的理念而死——這是否過份了些？只要香涅兒有一口氣在，爭執仍然會繼續下去。

最後一個週末，她比平常想得也許還多，「啊！我將為它而死。」說完，蓋柏瑞拉·香涅兒嚥下最後一口氣。1971 年 6 月 10 日，星期日，是休息的日子，她享年 87 歲。這位偉大的女性稱霸時裝界幾乎有半個世紀。

◎

塞文山脈的栗子林

位於塞文(Cèvennes)的小村落是香涅兒家族的發源地，但是相當有勇氣且開放的蓋柏瑞拉·香涅兒即使在最有信心的時刻，也始終不肯承認她的祖先來自邦代拉(Pontetils)。香涅兒這個家族，與村落中的所有居民一樣，都是沒有什麼土地的鄉下人，完全靠幫人採栗子維生，生活狀況時好時壞，要看栗子的收成而定。

直到19世紀初，蓋柏瑞拉的曾祖父攀了一門親事，才結束了白天的辛勤工作，他藉著妻子的微薄嫁妝，租了一間庫房，經營酒館生意。到今天，當地人仍以〔香涅兒〕稱呼這曾經聞名於邦代拉鄉村的農舍小酒館。

圖一。用大火鉗收割栗子。

圖二。今日邦代拉的大栗子樹與〔香涅兒〕的遺跡。

圖三。沒有人收割，邦代拉的栗子遍地雜生。





落後的法國農村

蓋柏瑞拉·香涅兒的曾祖父向一位小地主租庫房開酒吧，在簡樸的塞文農舍當酒店老闆，這是一個半世紀以前的事了。

酒吧的出現，是農村傳統生活的轉捩點，它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

閼，同時也破壞了家庭生活的和諧，影響到許多其他的傳統與風俗，例如從前家人在夜晚總會聚在火爐前，現在則男人都逗留在邦代拉的酒吧裡，然而這還只是上了年紀的男人，年輕人則都湧向城市。

在1850年到1880年之間，年輕人湧向城市是普遍的趨勢，連酒店



老闆香涅兒的後代也不例外，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成為四處行商的小販，而且都和未與他們結婚的女子生兒育女。

其中比較年輕的一對在1883年生下蓋柏瑞拉·香涅兒，農人階級的精神堡壘——邦代拉的確揭露這位不屈不撓的女裝設計師許多秘辛。

圖一，荒廢的工廠以及殘破的亭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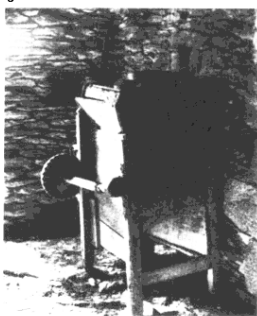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，一間蜂窩式的房子，一樓用來停放馬車、工具與動物。

圖三，這間精心設計的經濟住宅，有拱門通向地下室。實用的農舍具有寬敞的空間，容納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

圖四，要塞似的房子，有一天必遭淘汰。

圖五，農夫走了，每樣東西都維持原狀。

圖六，共用的房間或起居室對農夫的生活非常重要。農人大量移向城市之後，法國的農村逐漸沒落，房間內的擺飾純粹是酒店式。





索娃爾仍保留法蘭西帝國之風

索娃爾(Souaer)是俄國最又嚴肅、既整潔又喧鬧的城市，完全沉浸在馬術的狂熱中，馬術學校的活動更填滿了整座城市。

1875到1878年之間，法蘭西政，普魯士軍隊進入巴黎，拿破崙三世讓位，土伊勒利王宮(Tuileries)被焚，這一切都在發生在索柏爾拉。拿破崙誕生的前13年。

索娃爾才剛建市，那時期的服裝已不見蹤跡，騎士的服裝更為嚴整。



，中國則取代了英國的地位，但仍保留裝飾、動盪以及金銀裝飾之類的情節，都在夾克上有九顆代表軍人特權的金扣子。

圖一、19世紀末的索娃爾。這支軍官訓練團的騎手到馬術學校報到，他們手中的金修紋為難民象徵。

國王開始，受到路邊紳士統美的注目。

圖二、19世紀末的俄國。索娃爾較美的夜晚，少許們在街道上與盛裝的婦女盡情嬉遊。

圖三、位服女人也是一項職業。

圖四、19世紀的俄國。一小團體的夫人並不是水的注神，索娃爾的年輕人只懂得一種晚餐和一張短手，選擇這些飯衣都要因而死。

